

太陽照在桑乾河上

著 玲 丁

寫在前邊

我想簡單的說明一下，我怎樣寫這本小說的，或者對於讀者有些幫助。

一九四六年七月，我參加了懷來土改工作團，後來我又轉到了涿鹿縣，九月底就急促的回到了阜平。這一段工作沒有機會很好總結。但住在阜平，我沒有什麼別的工作，同時又覺得還有些人物縈迴在腦際，於是就計劃動筆寫這本小說，我當時的希望很小，祇想把這個階段的土改工作的過程寫出來，同時還像一個村子，有那末一羣活動的人，人物不要太概念化就行了。原計劃分三個階段寫，第一是鬪爭，第二是分地，第三是參軍。寫的當中得到了些桑乾河那邊護地隊的材料，是很生動的材料，護地隊的領導人，就是小說中的縣宣傳部長章品同志，那一帶地方我又走過好些，因此就幻想再回到那裡去，好接着寫第二部，因此我在寫的當中，常常想留些伏筆。文章寫了一半，已經到了一九四七年土地覆查的時候，我自己動搖了，我想下去再多經驗些羣衆鬪爭，來補我生活和小說中的不夠。於是我擱下了文章，跟着去冀中行唐兜了一個圈子，又回到了

阜平，我明白那些生活對我全是有用的，但對這本小書實際材料不多，我便又繼續寫下去，我寫了三個半月，送走了整個夏天，我用了較大的力量寫了第一階段，開闢爭這一部份，剛想寫分土地第二部份，中國土地法大綱頒佈了，便參加了土地會議，對繼續寫下去又發生動搖，我決心先下去參加平分土地工作，我到獲鹿的一個村子工作四個月，今年四月底才回到聯大來，我原來的計劃因為參加了這次工作有些變更了。我覺得原定的第二部份和第三部份都沒有什麼寫的必要，因為前年的那次分地和參軍，都實在是很不澈底，粗枝大葉，馬馬虎虎了事的，固然由於當時的戰爭環境，但那些工作風實不足為法，考慮再四，決定壓縮，而別的比較新的材料也無法堆砌上來，只好另訂計劃。因此後邊便沒有把問題發展開去，加上國際婦女會召開在即，行期匆促，就更促成了我的草率，如果將來有空，當再加以修改，現在就只好請讀者原諒了。

一九四八、六、十五、

於正定聯大

天氣熱得厲害，從八里橋走到洋河邊不過十二三里路，白鼻的胸脯上，大腿上便都被汗濕透了。但牠是胡泰的最好的牲口，在有泥漿的車道上還是有勁的走着。掛在西邊的太陽，從路旁的柳樹叢裡射過來，仍是火燙燙的，被車輪濺到車子上來的泥漿水，打在光腿上也是暖烘烘的。車子好容易才從像水溝的路上走到乾處。下着心喊着白鼻的顧老漢，這時才鬆了口氣。他坐正了一下自己，打屁股後邊掏出個荷包來。

「爹！前天那場雨好大！你看這路真難走，就像條泥河。」他的女兒抱着小外甥坐在右邊，她靠後了一點，穿一件新的白底藍花的洋布衣，頭髮剪過了，齊齊的一排披在脊梁上，前邊的髮向上梳着，攏得高高的。那似乎有些高興的眼光，正眺望着四週，跟着爸爸回娘家，是一年中難達到的好運氣。

「嗯，快過河了，洋河水漲了，你坐穩些！」老漢嘆、噫、噫的敲着他的烟袋。路途是這樣

阜平，我明白那些生活對我全是有用的，但對這本小書實際材料不多，我便又繼續寫下去，我寫了三個半月，送走了整個夏天，我用了較大的力量寫了第一階段，鬧鬧爭這一部份，剛想寫分土地第二部份，中國土地法大綱頒佈了，便參加了土地會議，對繼續寫下去又發生動搖，我決心先下去參加平分土地工作，我到獲鹿的一個村子工作四個多月，今年四月底才回到聯大來，我原來的計劃因為參加了這次工作有些變更了。我覺得原定的第二部份和第三部份都沒有什麼寫的必要，因為前年的那次分地和參軍，都實在是很不澈底，粗枝大葉，馬馬虎虎了事的，固然由於當時的戰爭環境，但那些工作作風實不足為法，考慮再四，決定壓縮，而別的比較新的材料也無法堆砌上來，只好另訂計劃。因此後邊便沒有把問題發展開去，加上國際婦女會召開在即，行期匆促，就更促成了我的草率，如果將來有空，當再加以修改，現在就只好請讀者原諒了。

一九四八、六、十五

於正定聯大

裝入簍子驮去賣的情形，這都是多麼有趣的事呵！但她也想起了菜園裡壓折了的一棵梨樹。她皺着眉，問道：

「錢二叔的那棵柳樹鋸掉沒有？」

老頭子沒有答應，只搖了一搖頭。她的聲音便很粗魯的說道：「哼！還是親戚！你就不知道我村幹部評評，村幹部管不了，還有區上呢。」

「咱不同他爭那些，一棵樹窮不到那裏去，別地方多受點苦也就頂下了。莫說只壓折了一半，今年還結了不少的梨呢。唉，」前年春天顧老漢的兒子顧順挖水渠的時候，稍稍動了一下錢文貴的長左渠邊的一棵柳樹，後來括大風，柳樹便倒下來，橫到渠這邊，壓在顧家的梨樹上，梨樹壓折了半邊，錢文貴要顧順賠樹，還不讓別人勸他的樹。依顧順要同他論理，問他爲什麼不培植自己的樹？可是老頭子不准，全村的人也明白都看着那棵梨樹一年年死下去，都覺得可惜，可是誰也只悄悄的議論，不肯管這件閑事。

老頭子這時又轉過臉來，用他一年四季從早到晚都是水漬漬的眼睛瞅着他女兒，半天才措了一下眼睛，又回過身去，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年青人不識世道！」

於是他又把全力注意在前面的騾子去了。車子已經繞過白槐莊，桑乾河又擺在前邊了。太陽已在向西山沉落，從路兩邊的莊稼叢裡，飛出成團的蚊子圍在人的四週。小外孫被咬得哭了，媽

媽一邊用手帕揮打，一邊就指着河對面山根下的樹叢哄着孩子說：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你看，那裡全是菓木樹，樹上結滿了紅菓菓，綠菓菓，咱們去摘菓菓，摘下來全給咱們小百子，呵！呵！呵！」

車又在河裡顛簸着。桑乾河流到這裡已經是下游了，再流下去十五里，到合莊，就和洋河會合；桑乾河從山西流入察南，滋養豐饒了察南，而這下游地帶是更爲富庶了的。

可是顧老漢這時只注意着白鼻，並且欣賞着他，心裡讚嘆着這牲口和這裝置了膠皮車輪的車，要不是胡泰的這膠皮骨碌車子，今天要走那一段泥路和過兩趟河是不容易的呵！

他們的車又走上河灘。到了地裡的時候，還留在莊稼地鋤草的人，都好奇的望着這車子和坐在車子上的人，心裡嘀咕着：「這老頭子又買了車麼，莊稼還沒收呢，那裡來的錢？」可是他們沒有時間多想，在漸漸黑了的下的地裡，又彎下腰仔細的去鋤着草。

地勢慢慢的高上去，車緩緩的走過高粱地，走過秫子地，走過蕪地，走過綠豆地，走到菜園地帶了。兩邊都是密密的樹林，短的土牆圍在外邊，有些樹枝伸出了短牆，菓子顏色大半還是青的，間或有幾個染了一些誘人的紅色。聽得見園子裡有人說話的聲音，人們都喜歡去看那些一天大似一天，一天比一天熟了の莫實。車子走過了這菓園地帶，轉到了街上。許多人都蹲在小學校的大門外，戲台上空空的，牆這邊也坐了一羣人，合作社窗戶外也靠得有幾個，他們時時和窗裡

邊的人談話，又瞭望着街頭。膠皮車也驚動了這些正在閒談的人，有人就跑攆來，有人就大聲問：「甚麼地方套了這末一輛車來？看這頭好騾子。」

顧老漢含糊的答應着，他急急的跳下車，拉着牲口籠頭，趕忙蹓過這十字街口，向自己家裡走去，大姑娘要招呼幾個熟人也來不及，車陡的轉了彎。她便也感到有些話想向什麼人說說，却
又很難說。

打十四歲就跟着哥哥來到了暖水屯，顧湧那時是個攔羊的孩子，哥哥替人攬長工。兄弟倆受了四十八年的苦，把血汗灑在荒瘠的土地上，把希望放在那上面，一年一年的過去，他們經過了一個朝代又一個朝代，被殘酷的歷史剝蝕着，但他們由於不氣餒的勤苦，慢慢地有了些土地，而且在土地上抬起頭來了，因為家屬的繁殖，不得不貪婪地去佔有土地，也更由於勞動力多，全家十六口人，無分男女老幼，都要到地裡去，可以征服土地，於是土地的面積，一天天推廣，一直到不能不僱上很多短工，於是窮下來的人把紅契送到他家裡去，地主家的敗家子在一場賭博之後也要把紅契送給他，他先用一張紙包契約，後來換了塊布，再後來就做了一個小木匣子。他又買了地主李子俊的房子，有兩個大院，誰都說這末多年來就他們家有風水，人財兩發。

他的第三個兒子顧順，更有進學校的福氣，拿回過一張初級小學畢業文憑，他會寫能算，也好勞動，是一個誠實的青年，在村子上也參加些活動，他是青聯會的副主任。這主任只要不太防碍他的生產，他父親並不反對。

他的大女兒嫁到八里橋胡泰家，胡泰家裡很不錯，這兩年又置了車，又有了磨坊，八里橋在

鐵路線上，他們家又做運銷生意，婦女們便不須要到地裡去，慢慢還有點繁華，愛穿點洋貨，頭髮也模仿了些日本式樣，大姑娘已經廿八九了。二姑娘嫁給本村錢文貴的小兒子錢義，錢文貴是本村數一數二的有名人物，他托人來問聘，顧湧心裡嫌他們不是正經莊稼主，不情願，可是又怕得罪他，祇好答應了。女兒嫁了過去，常常回到娘面前哭哭啼啼，但生活上總算比在娘家還好，他們家裡的婦女，也是不怎麼勞動，他們家裡就沒有種什麼地，他們是靠租子生活，主要的還是靠錢文貴能活動。所以錢家不過六七十畝地，日子却過得比一般人都要舒服。都有排場。

去年秋天村幹部把顧湧的兒子動員去當兵了，他心裡想，日本人投降了，當兵也不會長久，誤點工也誤得起，家裡這兩年總算還寬裕，三個兒子嘛，好，叫去就去，他什麼也沒有要。兒子去了就駐在涿鹿縣城，常有信來，祇要不打仗就不要緊，過一時再說吧。今年春上錢文貴也把兒子送走了。錢義是自願當兵，他的女兒不願意，他也沒什麼好說，都說這是光榮的事，人家做父親的錢文貴還喜歡着呢，錢文貴說他就擁護八路軍，看着共產黨就對勁，那末，他這作丈人的就更犯不上幫着女兒拉後腿。錢文貴還勸他說：「送去當兵好，如今世界不同了，有了咱們的人在八路軍，什麼也好說話。你知道麼，咱們就叫着個「抗屬」。」

自從胡泰的膠皮車光臨了暖水屯之後，暖水屯的人便添了話題。暖水屯地勢靠山，不是交通要道，所以這裡附近幾個村子都沒有這樣漂亮的大車。從前李子俊家裏也祇有鐵輪大車，前年江世榮買了他那部車，今年合作社又買了李英俊的一輛舊車。如今怎麼顧二伯弄了這末部好車回來？有些好奇的人便去打聽，原來這之中並沒有什麼希奇，祇是因爲八里橋的胡泰生了病，他趕不了車，車擱着沒用，就讓他親家借回來使用幾天。顧湧果然第二天便到下花園裝煤去了，第三天又去，大家也就相信了他，不再追問了。村子上祇有一個人不信他這話，這人便是錢文貴。錢文貴家裏本也是莊戶人家。但近年來村子上的人都似乎不大明白錢文貴的出身了，雖說種二畝菜園地的錢文富同大家都很熟識，大家都記得他就是那個錢廣庚老漢的兒子，說起來也知道他和錢文貴是親兄弟，可是錢文貴總好像是個天外飛來的富戶，他不像莊稼人。他雖然只在私塾讀過兩年書，就像一個斯文人。說話辦事都有心眼，他從小就愛跑碼頭，去過張家口，不知道是那一年還上過北京，穿了一件皮大氅回來，帶一頂皮帽子。人沒三十歲就蓄了一撮撮鬚鬚。聯保長們他都認識，稱兄道弟，後來連縣裡的人他也認識，等到日本人來了，他又跟上層有關係，不知怎麼

搞的，連暖水屯的人誰該做甲長，誰該出錢，出失，都得聽他的話。他不做官，也不做鄉長，甲長，也不做買賣，可是大都得恭維他，給他送東西，送錢。大家都說他是一個搖鷺毛扇的，是一個唱傀儡戲的提線線的人，他就有這末一份勢力，他們家過的生活就簡直跟城裡人一樣，斷不了的酒呀，香片茶呀，常吃的是白麵大米，一年就見不到高粱玉米窩窩，一家人都穿得很時新。如今日本鬼子跑了，八路軍來了，成了共產黨的世界，四處都清算復仇，去年暖水屯就鬪爭了許有武，許有武曾經做過大鄉長，他逃到了北京，家裡人也去了張家口，村子上沒收了他的財產。今年春上又鬪爭了侯殿魁，侯殿魁賠了一百石小米。可是錢文貴呢，他坐在家裡噏事也不幹，抽抽烟搖搖扇子，兒子變成了八路軍，又找了個做村治安員做女婿，村幹部有的是他的朋友，誰敢碰他一根毛？村子上的人遇見了他，陪上笑說：「錢二叔，吃噏嗎？」遇不着最好，都躲着他些，怕他看不順眼，在什麼看不見的地方就來害人。他害人可便當，不拘在那裡說幾句話，你吃了虧還不知道就是他的過。老百姓背地裡都說他是一個「尖」，而且是村子上八大尖裡面的第一個尖。

聽見別人說顧湧借了胡泰的車子，他心裡好笑；你顧老二是個老實頭兒嘛，也學着扯什麼謊？要真是胡泰病倒了，還能放他媳婦回娘家？不是已經到了收蒜的日子嗎？胡泰今年至少也能種上四五畝蒜，他們八里橋今年正是種菜的年頭，光靠他們自己家裡的女人編蒜，都編不過來咧，這裡面一定有講究。錢文貴既然發現了，他就一定要知道，他喜歡打聽。要是有些事情請着

他，而他一時又鬧不清楚，他是不舒服的。他就開始去偵查這件事。

在吃早飯的時候，他注意的望着他媳婦，這顧家二姑娘忙着把飯菜端到他炕桌上，回頭就走了。她很怕她公公，這時公公却問道：「你回家去來麼？」

「沒有。」二姑娘站住了。用懷疑的眼睛望着公公。二姑娘有一副很端莊的面貌。

公公又看了那黑油油的頭髮一眼，接着說：「你姐姐回來了。」

「昨晚跟你爹回來的。有人說穿得花花綠綠的，八里橋到底是大村莊，那裡的娘們都講究個穿。」快五十歲了的婆婆，已經落了兩三顆牙齒，還梳上一個假髻，老簪上一朵鮮花在上邊，這時剛拿上碗筷也插嘴了。

公公的眼光已經落到個姑娘的手上，手腕上套了一副銀鐲子，粗糙的手在這種咄咄逼人的掃射下，很拘束，她掩着衫角，雪白的洋布短衫便把那黑紅色的手蓋住了。她看見公公端上了酒杯，便又打算走出去，這時公公却又說了：「吃過飯回家去看看吧，問問你姐姐她們那裏的收成怎麼樣？」

二姑娘走出房來趕忙走到廚房裡去，嫂嫂和姪兒也正在吃飯，小姑娘黑妮在燒開水沏茶，二姑娘一走進來就忍不住喊：「黑妮！」

廚房裡的人全楞起眼睛望着她，黑妮閃着兩顆大黑眼珠，半天，也嗤的一聲笑了：「二嫂！」

看你發的什麼瘋？」

二嫂正要告訴她，北屋裡的公公却叫他姪女兒了。黑妮便忙着把開水倒在茶壺裡，用一個小茶盤托着兩個茶杯和茶壺到她伯父那裡去。二嫂便跟着走出來，站在門外邊看院子中的兩棵石榴花樹，和兩棵夾竹桃。有一個蝴蝶在那些火紅的花上面穿來穿去。

錢文貴又囑咐了姪女，他要黑妮陪她二嫂一道回娘家，看看那個從八里橋回來的女人，問問胡泰什麼病，看那邊有什麼風聲沒有，那裡在鐵道線上，消息靈通，有什麼變動知道得快些。他是很擔心着中央軍，和即將爆發的內戰的。

黑妮說：「管它呢，咱不問，和咱們又沒關係。」可是她挨罵了。她不敢再頂嘴。心裡仍然想著：「二伯就愛管閑事。」

但她在吃過了飯，換了一件衫子，還是和二嫂一道到顧家去了。她打算着一定照二伯父叮囑的去問，却不一定都告訴他。她近來對他二伯父的感情要稍微好一些，因為她知道二伯父明白她的心事，已經不責怪她了，還常常露出了同情的樣子。

四

顧二姑娘離開了自己的家，就像出了籠的雀子一樣，她又年青了。她本來才廿三歲，她是一棵野生的棗樹，歡喜清冷的晨風，和火辣辣的太陽。她並不好看，却茁壯有力，澀裡帶點甜味。自從出嫁後，便變了，從來也沒有使人感覺到那種新媳婦的自得的風韻，就像拔離了土地的野草，萎縮了。又像壓在壟中的蔬菜，浮着白沫，又鹹又霉，她和錢義倒也沒有什麼，人家是個年青人，粗性子，他們是一對正經夫婦，用不着大家使心眼兒。春上錢義去參軍，她不願意，也並非全爲的捨不開他，祇是說不出理由，她哭了。錢義也有些忍心不下，想着她年青，沒有兒女，可是父親一定要叫去，錢義心一橫就走了。她想另開過日子，公公曾經在春天分了五十畝地給兩個兒子，在村上也另報了戶口。可是要真的另開過就不行。公公說另開了誰燒飯給我吃，我現在也是無產階級，雇不起人啦。顧二姑娘是一個種莊稼出身的女人，她歡喜在野外活動，願意做費勁的簡單的事，現在却祇能燒燒飯，做做針線，侍奉公婆，她實在覺得悶。曾經要求和黑妮一道去識字班，也沒有被准許。——其實這都不是使她生活不安的理由，她主要是怕，她怕什麼呢？這是連她自己也不敢對自己說的，她怕，她怕她公公。

從小巷裡走出來，便到村子的中心，小學校佔了全村最好的一棟房子，是舊時的龍王廟。這裏經常從一早就傳出來嘹亮的整齊的歌聲，傳出來歡笑，直到天黑才會停止活躍。學校門外有兩棵大樹，樹下有些不規則的石凳，常有人來歇涼，抽煙。女人們便坐在遠點的地方擦鞋底，或者就祇抱着她們的孩子。學校對面的空場上，有一個四方大平台，這原來是一個戲台，現在拆成了這個樣子。它前面也有兩棵大槐樹，兩棵樹上邊交織着，密密的葉子，天然的替這台前搭了一個涼棚。這邊樹底下也常歇下來一兩付貨郎擔，或是賣西瓜的。圍繞着台後的半圓形的兩側，左邊是合作社，右邊是一家豆腐坊，在合作社旁邊安置了一個大黑板報，豆腐坊外邊的牆上就寫了一條大字的標語：「永遠跟着毛主席走！」中間有一條向南的大路，路兩旁全是磚房，村子裡的有錢的人住在這裡。向西的小巷巷，從巷巷又轉到西頭去，這裡又有另外的一些小巷巷，便都是土房子了。這裡住得又擁擠，又僻。

顧二姑娘和黑妮從東北拐角處轉出來，向着朝南的街上走去。顧湧一家已經從西頭搬到這間街上來好幾年了，住的是李大財主李子俊的房子。

這時顧家已經祇剩下顧二媽和幾個孫子在家。大姑娘正在洗濯姪兒姪女們換下的衣服。這些孩子們穿得太髒了，大姑娘明白埋怨她嫂子們是沒有用的，便動手替他們更換。早晨院子裡有一半陰，還不覺得很熱，顧二媽坐在女兒側邊，檢着四季豆，倆人便拉開了家常。幾個孩子在院子

裡拖着一個翻了轉來的小板凳，凳子前面繫了一根繩，凳子中放了塊磚頭。

轉過了騎樓，二姑娘便叫着姐姐了，大姑娘回頭看見妹妹身後跟着頑長的黑妮，就站了起來，伸開兩隻濕手，迎了過去，大家互相打量着，寒暄了起來，顧二媽也說：

「黑妮！今兒什麼風把你也吹來了？你二哥有信來沒有！」

她們也在院子中的陰地方坐了下來，大姑娘在房裡拿了一把摺扇給黑妮，黑妮打開看上邊的畫。

二姑娘也檢着四季豆，她姐姐正在向她們述說她們村子上一個人變狼的故事。這全是聽來的無稽之談，可是說的人說得好像真有其事，聽的人也津津有味。後來她又談起他們村子上有名的馬大先生，這個老秀才這次又寫了黑頭帖子到縣上去，告村幹部是「禍國殃民，陰謀不軌」說他們是傀儡，村上幹部把這封信從區上拿了回來，大家都看了，誰也不懂，大家都笑着問：「什麼叫傀儡？」如今村子上就沒有有人理他，他兒子都不愛同他說話，從前他媳婦就是因為他，因為那個老毛驢才跑走的。那傢伙簡直不是人，如今六十多歲了，還見不得女人，全村子誰不知道他。

大姑娘把洗的衣服晾到了鐵絲上，她們轉移到上房裡去，紗窗破了，娘也不補上，屋子裡好些蒼蠅，娘自己也說把人家的大房子都住糟了。